

从生活褶皱中绽放时代新韵

——浅评第三届格桑花艺术节小品小戏业余组决赛节目

敖超

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没有简单地说教或批判,而是通过生活化的场景还原,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旧习俗的不堪重负,从而发自内心地认同新风尚的必要。

康马县艺术团的《文明出行》则将视线从人情往来转向道路秩序,用“喝酒不开车”的硬约束,阐释文明驾驶与城市气质的内在关联,该小品以通俗幽默的语言和夸张的普法教育细节获得了本次比赛的一等奖。三部作品共同指向一个主题:文明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渗透在每一次出行、每一场宴席、每一个生活细节中的自觉行动。当移风易俗从外在要求转变为内在认同,西藏的乡村振兴才真正有了精神层面的支撑。

传统焕新:从“非遗歌舞”到“当代回响”的创造性转化

《疯狂的婆婆》《排练》两部作品最令人惊喜之处,在于它们展示了西藏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娘热民间艺术团的《疯狂的婆婆》以经典藏戏《朗萨雯波》为灵感,却将戏剧冲突聚焦于一个极具现代性的议题——家庭暴力的边界认定。作品大胆打破公众认知,明确指出“公婆对儿媳的精神压迫与身体摧残同样属于家庭暴力”,将传统家庭矛盾从“家务事”的灰色地带拉入法治视野。这种对传统题材的当代阐释,既保留了藏戏的艺术魅力,又赋予其鲜明的时代锋芒,是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典范。

江孜县艺术团的《排练》则以“排练”这一日常场景为载体,将八大藏戏之一“阿吉朗萨”的经典元素与当代生活巧妙融合。诙谐的对白、说唱的穿插,既展现了江孜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让观众看到了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生活的无缝对接。两部作品共同证明:传统不是被供奉的化石,而是可以与当代对话、为现实发声的活态资源。

情感根脉:从“小家牵挂”到“家国情怀”的价值升华

《牵挂》是九部作品中最具温度的一

部。桑日县艺术团用“装病相聚”的喜剧外壳,包裹着“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深情内核。父母带着特产进城、孩子忙于工作无暇陪伴,最终以“装病”为由想和孩子多住几日——这样的场景在当代中国家庭中何其常见。作品没有止步于代际隔阂的展示,而是让父母释怀、叮嘱孩子“安心打拼”,以“常回家看看”的朴素呼吁收尾。这份牵挂,既是小家的温情,也是中国人血脉里最根深蒂固的情感逻辑。

综观这九部小品,没有一部悬浮于生活之上。它们讲述的,是民宿里的普通话、牧区夜校的灯火、宴席上的人情债、公路上的文明礼让、家庭中的温柔牵挂。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构成了西藏社会变迁最真实的肌理。而当基层艺术团用诙谐的台词、生动的表演将这些细节搬上舞台,它们就不再只是“西藏的故事”,而成为整个中国在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文明建设进程中的共同叙事。

西藏基层文艺演出队始终扎根农牧区一线,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方式,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的关心关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植根于各族群众心灵深处,让群众明白惠从何来、惠在何处。这种“文艺+”的宣传模式,将政策条文转化为歌舞、藏戏、小品等生动故事,实现了从“文件语言”到“百姓语言”的亲切转化,让党的惠民政策在欢笑与感动中走进千家万户。

同时,基层文艺工作还承担着凝聚人心、增进团结的使命。通过创作一系列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和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作品,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当文艺演出队的歌声响彻草原牧区、田园森林、边境村落、街道社区,文化的力量便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生长——它让政策不再遥远,让生活充满温度,让和谐与幸福真正扎根于人民心中。

紫叶线

秋染琼结河谷

曲杰

满山秋意
是文成公主遗落的胭脂盒
她解开绸带时
琼结河谷正缓缓褪去翠绿衣裳

那胭脂红得那样深
爬上树梢
漫过崖壁
渗入木惹山的每一道褶皱里
恍若片片晚霞
飘落进白唇鹿低眸凝望的山泉中

我们这些迟来的行人
踏过沙沙作响的锦绣之地
有人弯腰拾起一片红叶
仿佛听见铜镜深处
传来金城公主一声轻叹

风始终挥动着画笔
从吐谷浑的黄昏
到长安城的清晨
多少胭脂凝成了霜
多少雁群驮着残红远飞

待到月光来收拾这班卸妆容
每道山梁都泛着温存的红晕
像未曾寄出的情书
像永远倾斜的通往这些城的渡口

柳 菇 汤

梁有芳

7月至9月,是西藏最美的季节,风轻云淡,草木舒展,而大地深处,正悄悄孕育拉萨一季独有的鲜香——那便是柳菇。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拉萨工作。一天,朋友邀我去他家做客。中午时分,他家的厨房里,飘出一阵阵醉人的香味儿,清而不淡,鲜而不腻,像一缕温柔的风,一下子牵住了我的脚步。好奇的我追着味儿冲进厨房,朋友以为我来帮着干活儿,说,你在客厅休息吧,这儿不用你帮忙。我说不是,我是冲着香味儿来的。朋友笑了,右手抓着勺把儿,左手打开锅盖,腾腾的热气里,锅中的白汤飘出更加浓郁的香味儿。我问什么汤,朋友神秘一笑说,你猜!我看到,奶白色的汤里,有似菌类的食材在翻滚,我说好似菌汤,朋友说,这是他一早去河坝林采回来的、拉萨独有的滋味——柳菇。我有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尝它的味道了。

午餐的时候,朋友不停地给我加汤,还不停地说,喜欢你就多喝点。那种汤鲜香,滑溜嫩的感觉充盈了口腔,在舌尖上打着圈儿地缠绕,滋润着味蕾,当这汤从口腔通过喉头慢慢滑入胃中的时候,那种软糯顺滑的柔美,温温暖暖的感觉传遍全身,鼻尖上渗出细密的汗汁。本不会作诗的我,竟然随口冒出一首打油诗:山珍海味有各长,不及朋友柳菇汤;今生若有难忘事,拉萨城里鲜菌香。朋友哈哈一乐:妙哉妙哉!

从那天起,柳菇便留在了我的岁月里。

柳菇生于柳树根下,藏于泥土之间,是文成公主带来的唐柳给雪域留下的一份馈赠。几百年风雨寒暑,唐柳一茬茬,长了枯,枯了又长,连绵不绝。老去的柳树根茎成了柳菇生发的基质,只要温湿度合宜,它便会肆意生长。拉萨河谷夏秋两季气温适宜,水系遍布,土壤潮湿,又无化肥农药公害,为柳菇生长提供了天然的优质环境。尤其是拉萨夜雨后,潮湿带有泥土清香味儿的空气里,也夹杂着柳菇生长的味道。

柳菇是无毒可食菌类,簇生,很少有单生菌株出现。柳菇形体小如鸽卵,体白,顶微黄。杆茎被菌伞紧紧地包裹着,外表光滑圆润。形体大的杆粗伞厚,茎粗的似人的拇指,加之包裹的伞衣形如鸡腿,也叫鸡腿菇。柳菇高矮不一,高的有十到十五公分,矮的也有三五公分。有的长出了地面,有的还在土层下面。只要看到树的周围有拱起的泥土,一刨准有收获。柳菇生长速度快,早如鸽卵,下午就已经开伞。一般都不食用大的高开伞的。开伞的茎老伞黑,释放菌孢繁衍生息,食之却粗糙失鲜乏味,一般弃之不食。

那时的夏秋季,逢节假日,吃过早饭,便带上老婆孩子,拎着小筐小桶,既为休闲娱乐也为口腹之瘾,去龙王潭或罗布林卡或路边河边田埂上的柳树下去寻找柳菇。柳菇好找,只要你发现了一株,就等于发现了一窝。一窝少则有三四株,多则十几株,一个长得白白胖胖的。

柳菇是大自然的赠予。我们是带着收获的期盼和对野生的敬畏去的。采收时,就像考古专家那样,先用小铲刀一层层轻轻刮开泥土,待柳菇露出头部,便用手一点点地抠挖,以保证柳菇的完好。

采回的柳菇,清洗干净,不用刀切,手撕成片状丝状,锅中加少许植物油,放蒜瓣,葱惹小火炒香;放入柳菇翻炒半分钟,加入大肉罐头(那时拉萨没有鲜肉供应,当然鲜肉更好)和水,中火煮开,再小火煨制五到十分钟;待到汤汁浓白,香味儿溢出,满屋飘香时,放入少许食盐,不再添加任何调料。至此,一锅香喷喷的柳菇汤就大功告成。

岁月流转,我离开拉萨多年,拉萨越来越美,城市越来越新,我却常常在某个安静的时刻,忽然想起那碗柳菇汤——想起它的鲜、它的香、它的暖,想起那段简单、明亮、带着雪域清香的旧时光。

不知如今的柳荫之下,是否依旧藏着一季又一季的鲜香;不知那碗汤,是否还在等待着远道而来的人,轻轻一尝,便念念不忘。



最是难忘军歌情

郑显发

子夜扬尘处
山月正迟迟
微幸浸透南风
在队列中蔓延成深绿色的韵律
每个音节都踏过晒场
在滚烫的脊背上
烙下年轻的印记

野花正漫过堠壕
你的歌声掠过带刺的铁网
碎成晨号里清亮的音节
我看见音符爬上陡坡
在每个转身的间隙里
种下不熄的星火

多年后我解开胸前的纽扣
仍有铜蓝色的回响
在肋骨的琴键上
反复练习着那个夏天
被晚风拉长的副歌

思念是一种幸福

扎西达瓦

独处静思之时,静静品读贺知章《回乡偶书》、鲁迅《故乡》、席慕容《乡愁》等经典文章,在字字句句的温柔浸润中,我对乡情有了愈发透彻的体悟。乡情,是游子远离故土后心底绵长的惦念;是一棵没有年轮的古树,离别越久,根系越深;是漂泊之人找寻心灵归宿的念想;是翻开相册,时时叩击心扉的温暖记忆。

推开思念的窗,往日回忆便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治愈了时光。记得孩童时,浑身泥泞却满心欢喜,就算调皮挨训也依旧天真无畏,那些肆意快活的日子,是岁月抹不去的珍宝。回望漫漫求学之路,也曾为学业奋力攀爬,在一次次挫折与坚持中磨砺心性,在汗水与泪水交织中慢慢成长。岁月悄然流转,曾经莽撞青涩的少年,历经生活百态的洗礼,渐渐褪去稚气,变得沉稳笃定,唯独心底那份对故乡的眷恋,始终澄澈如初,从未消减。

推开思念的窗,是想把过往日子里最美最真善的东西长久留驻,是想把最美季节最美时光里的人和事长久记忆,是想把最美回忆里最真挚的情怀长久封存,是想把故乡日新月异变迁揉进记忆,书写独属于自己的温柔篇章。

曾有友人不解,问我满心眷恋故乡,何不早日落叶归根,何必屡屡提笔撰文乡愁?我始终认为,身心归乡是归途,笔墨寄情亦是归处。真正的乡情,从不止于朝夕相伴的相守,更在于岁岁年年的铭记。我愿用素笔为媒,将绵长的思念化作婉转悠扬的歌谣缭绕耳畔,化作清雅治愈的画卷净化心灵,化作温润心田的诗篇陶冶情操,让故乡的温柔与力量,永远陪伴我奔赴前行之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的山河风物,早已悄悄融入我的骨血。捧一捧故乡泥土,才知我的根系早已深埋于此;饮一

